

墨子里籍“滕州说”质疑

潘民中

墨子里籍问题是我国学术史上的一桩悬案。西汉以前的典籍没有留下墨子籍贯何地的明确记载。到了东汉，高诱在注《吕氏春秋》之《当染》、《慎大》两篇时称“墨子名翟，鲁人也。”墨子所处的战国早期，以“鲁”名地者有两处，即西鲁和东鲁。西鲁地望在今河南鲁山，东鲁地望在今山东曲阜。西鲁为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鲁阳邑，东鲁指以曲阜为都的鲁国。墨子究竟是哪个“鲁”之人？

清乾嘉年间，考据学大家毕沅、武亿相继证得墨子是楚国鲁阳邑人，即西鲁人。清朝末年，著名学者孙诒让著《墨子间诂》，认为墨子为鲁国人，即东鲁人。这两种说法均出自学术大家之手，且都有周密论证。百余年来学术界两说并存，墨子里籍问题似乎成了一个悬案。不过，细心人可以看出，两说是有长短之分的。“鲁阳说”指的是一处具体地方，即墨子是楚国鲁阳邑人。楚国鲁阳邑今天叫河南鲁山县，清代《鲁山县志》对墨子有记载，直到民国，在鲁山县二郎庙乡（今尧山镇）还保存有一通“墨子故里”碑。而“鲁国说”不免有失笼统。鲁国是一个纵横数百里的诸侯国，国内有数十个城邑。墨子是鲁国什么地方人？这个疑点需要进一步探讨。原山东曲阜师范学院教授刘蔚华先生研究墨子里籍有年，在原鲁国区域内遍寻墨子里籍而不可得，实事求是地写出《墨子是河南鲁山人——兼论东鲁与西鲁的关系》一文，发表在《中州学刊》1982年第四期上。这是自毕沅、武亿提出“鲁阳说”二百余年来关于墨子里籍研究的最有价值的论著，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。此后，山东大学中文系张知寒教授从1987年起，也对墨子里籍进行研究，提出墨子是小邾国即今滕州人，终于在山东为墨子里籍找到了一个具体地方。

“滕州说”与“鲁阳说”有没有关系？有什么样的关系？张知寒教授在《再谈墨子里籍应在今之滕州》（《文史哲》1991年第2期）一文中反复申明：“我所考定的墨子的里籍应在今之滕州，是基于‘墨子为鲁国人说’之上的。如墨子为鲁国人说被否定，我所得的结论，也将失去一个重要依据。”“墨子为小邾国人，这是笔者在前人考证的基础上，经过长期的探索所获得的一个结论。有人或问：你前面说过，自晚清以来，所有精研墨学的学者，无不同声说墨子为鲁国人，而你却说墨子为小邾国人，岂不有悖于以上学者大师们的说法吗？其实不然，我的说法基本上是建筑在‘墨子为鲁国人说’的基础之上的。”

张教授既要创立一个“墨子为小邾国人说”，又要竭力维护“墨子为鲁国人说”，老教授的双脚分别踩在驶向不同的两条船上，使得“滕州说”的论证象建筑在沙丘上的摩天大楼，根基不牢，险象环生。

在《再谈墨子里籍应在今之滕州》（《文史哲》1991年第2期）一文中，张知寒教授是这样论证墨子既是小邾国人又是鲁国人的：

童书业先生说“墨子实为目夷子后裔。”滕之东南有狐骀，出《左传》杜预注：“狐骀，邾地。鲁国蕃县东南有目台亭（晋之鲁国蕃县即今之滕州市所在地）。”滕之东南又有目夷亭，出自《路史·国名记》：“今滕之东南有目夷亭。”狐与目、骀与夷同音通假。狐骀即目台，即目夷。今滕州东南有木石镇，疑即“目台”之讹。故墨子生长于目夷，即今滕州木石镇。滕之东南春秋时有濫邑，王献唐《春秋邾分三国考》：“濫，在滕之东南六十里陶山北，周十余里。”今天的滕州春秋时为小邾国，所以“墨子应为小邾国境内的濫邑人。”《春秋左传·昭公三十一年》：“冬，黑肱以濫来奔。”自此之后，“濫就成为鲁国的下邑，如说墨子是鲁国人，自然是可行的。因为小邾国及其濫邑，均在今山东滕州境内，所以说，墨子应为今之滕州人。”

乍一看来，张教授总算是把他提出的“墨子是小邾国人”同“墨子是鲁国人”统一起来了。其实，只要仔细核对一下史料，就不难发现被张教授作为“鲁国说”基础上的“滕州说”基石的“濫邑属于小邾国”是靠不住的。

今天的滕州在春秋时代基本上分为三部分：其西南境为滕国，是周文王子错叔绣的封国；其北境和东境属邾国；其中心地带即今滕州市区周围为小邾国，又称郟国。濫邑位于滕之东南六十里，属邾国，《春秋左传》及杜预《注》言之甚明。《春秋左传·昭公三十一年》《经》曰：“冬，黑肱以濫来奔。”《注》曰：“黑肱，邾大夫。不书邾，史缺文。”《传》曰：“冬，邾黑肱以濫来奔，贱而书名，重地故也。君子曰：‘邾庶其、莒牟夷、邾黑肱以土地出，求食而已，不求其名。’”因当时邾国、小邾国并存，所以左丘明在叙述时区分得很清楚，邾则书“邾”，小邾则书“小邾”，从不混淆。《春秋左传·昭公十年》载：“九月，叔孙婁、齐国羽、宋华定、卫北宫喜、郑罕虎、许人、曹人、莒人、邾人、滕人、薛人、杞人、小邾人如晋，葬平公也”，就是明证。《左传》和杜预《注》清楚告诉我们黑肱是邾国大夫，其封地在濫邑。显然，濫邑属邾国，而不属小邾国。假若按张教授所言墨子故里在濫邑，那么黑肱奔鲁之前，墨子是邾国人，黑肱奔鲁之后，墨子为鲁国人。但可以肯定，什么时候墨子都不是小邾国人。反过来，如果照张教授论定的“墨子是小邾国人”，那么墨子从来就不可能是鲁国人。因春秋至战国初期，小邾国一直作为一个独立的诸侯国存在着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对此有考证：“《战国策·齐策》颜斄云：今之世，南面而称寡者乃二十四。所谓二十四者，以战国初期计之，除七雄外，尚有宋、卫、中山、鲁、邹（邾）、滕、郟（小邾）、莒、郑、陈、许、蔡、杞、随、任、郟、越等。”鲁国既未兼并小邾国，小邾国也未投靠鲁国作其附庸。小邾国与鲁国是长期共存的两个“南面称寡”的主权国家。墨子的故里在小邾国就不在鲁国，在鲁国就不在小邾国，二者只能居其一，这是起码的逻辑常识，怎么可能既在小邾国，又在鲁国呢？我们说，张教授的“墨子既是小邾国人又是鲁国人”的论断是违背史实，自相矛盾，难以令人信服的。

除张教授外，李永先先生也是构建“墨子里籍滕州说”的主要参与者。李先生在《也谈墨子里籍所在》（山东省社科院《哲学社会科学动态》1990年第9期）一文中坚持同张教授一样的观点，但说得比张先生更直率。他说：“墨子不是鲁阳人，而是生于鲁国的鲁国人。”墨子是鲁国人，是鲁国什么地方呢？李先生在罗列了同张教授大同小异的证据后，推理道：“目夷为小邾国内地名。春秋战国时诸侯相争，小邾经常依附于某个大国。春秋战国之交，小邾国依附于鲁国。《左传·定公元年》记载：‘滕、薛、郟吾役也’。郟即小邾。鲁穆公改邾为邹。《春秋·隐公元年》杜预注：‘邾，今鲁国邹县也。’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也说：‘鲁国邹，本邾国。’孟子故里邹国即邾国为鲁国疆域。因为墨子生长于小邾之目夷，因而文献记为鲁人。其地望就是今滕州市，因此墨子应为今滕州人。”

这个推理貌似头头是道，顺理成章，但稍加推敲，就会发现存在着以下四个问题：第一、李先生把《左传·定公元年》所载：“滕、薛、郟吾役也”作为春秋战国之交小邾国依附于鲁国的证据是明显的割裂原文，断章取义。我们只要把这一句话的上下文连在一起看，就可知道，“滕、薛、郟吾役也”是记录的人言，其言主是宋人而不是鲁人。《左传·定公元年》载：“孟懿子会战成周。庚寅，裁。宋仲几不受功，曰：‘滕、薛、郟吾役也’”沈玉成《左传译文》是这样翻译这句话的：“孟懿子参加增筑成周的工程。十六日，开始夯土。宋国的仲几不接受工程任务，说：‘滕国、薛国、郟国是为我们服役的。’”显而易见，说“滕、薛、郟吾役也”话的仲几是宋国人，不是鲁国人。李先生不贯通文义，单凭《春秋》是鲁国史这一点，就主观地把这句话当作小邾国依附鲁国的证据，实在太不严肃了。

第二、李先生把《春秋·隐公元年》杜预注：“邾，今鲁国邹县也。”，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“鲁国邹，本邾国”中的“鲁国邹县”、“鲁国邹”当作春秋战国之交邹即邾属鲁国的证据，是盗换概念的张冠李戴。杜预是西晋人，杜预注称“今鲁国邹县”是指西晋时的侯国鲁国辖区内有

邹县。西晋时期豫州有鲁国，鲁国境内有邹县，见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第三册第 59——60 页；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的“鲁国邹”是指东汉时期的侯国鲁国境内有邹县。《郡国志》载：“豫州鲁国，秦薛郡，高后改。本属徐州，光武改属豫州。六城。”六城之一为“邹，本邾国。”怎么能拿四百年后东汉时期的鲁国辖邹，六百年后西晋的鲁国辖邹，当成春秋战国时鲁国辖邹呢？这简直是胶柱鼓瑟，刻舟求剑一类的笑话。春秋战国时邾国即邹国，也是与鲁国并存的诸侯国，邹国不仅不是在鲁国的版图内，甚至连鲁国的附庸也不是。

第三、李先生所说“孟子故里邹国即邾国，为鲁国疆域”是连常识也不懂的胡言乱语。众所周知，包括《辞海》、《辞源》在内的工具书、讲义、专著在论及孟子籍贯时，无不称孟子为“邹人”或“邹国人”。孟子生活在公元前 390 年至公元前 305 年。这个时期，邹国还存在。杨宽先生著《战国史》所附《战国时代初期形势图》（约公元前 350 年）中明确标有邹国，它位于宋、鲁、齐之间。怎么能说孟子故里邹国是鲁国的疆域呢？

第四、李先生把小邾国与邾国混为一谈。小邾国自为小邾国，邾国自为邾国，已如前述。它们是各有自己疆土的诸侯国，二者不能划等号。李先生在文章中一会儿说小邾国，一会儿又说邾国，把二者当作相同的概念，互换使用。摆出的是邹即邾属鲁国的材料，得出的却是小邾国属鲁国的结论。真令人啼笑皆非。退一万步讲，即使如李先生说的邾属鲁国，也不能证明小邾国就属鲁国，更不能证明墨子既是小邾国人又是鲁国人。

李先生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，不惜曲解史料到如此程度，实在令人遗憾。史实终归是史实，史实是客观的，不依人的主观取向而变动的。滕州在墨子生活的时代未曾属过鲁国，想在“墨子是鲁国人”的基础上论证出“墨子里籍在滕州”比骆驼钻针眼还要难。

综上所述可以看出，“墨子里籍在滕州”的创立本身，就是对“墨子是鲁国人”的否定。墨子既然不是鲁国人，那么他一定是楚国鲁阳邑人，即河南鲁山人。